

伯·維任諾夫著

旗幟在運動場上飄揚



新文藝出版社

伯·維任諾夫

旗幟在運動場上飄揚

楊 驊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描寫保加利亞解放後農村青年生活以及新舊思想衝突的中篇小說。內容敘述德拉蓋沃村蘇維埃主席阿塔納斯·杜波夫輕視體育運動，竟片面強調擴大耕地面積，把村中原有的運動場翻耕後種上白菜。當地青年們指出了他的錯誤，並要求另撥場地。結果村蘇維埃勉強撥給一塊地勢低下的荒地；但青年們並不氣餒，他們組織工作隊，運用自己的智慧，發揮勞動熱情，經過許多周折，終於在荒地上造起了一個新的、設備完善的運動場。工作隊在完工後，並主動協助農業勞動合作社社員收割莊稼，將建造水池的水泥讓給合作社及時修建養豬場，使得阿塔納斯深受感動，承認了以往輕視青年們業餘體育運動的錯誤，成為體育運動新的積極支持者。

ПАВЕЛ ВЕЖИНОВ

Флаги Нах Стадионом

根據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1 年俄譯本轉譯

旗幟在運動場上飄揚

伯·維涅夫著
楊·聯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光藝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921

開本 787×1092 紙 1/32 印張 5 5/16 字數 100,000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2,000 定價(6) 0.48 元

作者介紹

伯惠爾·維任諾夫於一九一四年誕生在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他在索非亞大學唸的是哲學，不過在保加利亞解放前，就已給進步報紙及雜誌撰稿。一九三九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沒有鋪石的大街”，描寫了城郊進步人士的日常生活和習慣。

維任諾夫的創作的發揚光大，是跟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的新的生活分不開的。在中篇小說“第二連”以及爲青年們寫作的“爲了祖國的光榮”中，描述了保加利亞人民參加衛國戰爭（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英勇業績。中篇小說“儒拉塔”（一九四九年）指出了新型人物——爲人民共和國而鬥爭的戰士，愛國者，以及蘇聯的忠實的朋友——性格的形成。中篇小說“第二連”曾獲得一九五〇年季米特洛夫獎金。

（摘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

——

整個秋季一直是晴朗、暖和的天氣。田野和山崗染上了一片黃色，揚特拉的河水平靜而昏暗。低垂到河面上的柳樹，宛如在柔和的微風中嘆息，將枯葉飄落在平滑如鏡的河水裏。它們像一些黃色的小舟樣微微打着轉，順着流水往下飄，在蓋爾達漩渦中打了個迴旋，然後被冲得更遠了。村童們在河岸上嬉戲着，他們赤裸的雙足在泥沙上印上了清晰的脚印。孩子們靈活地把薄薄的白色的石片猛力向水面上擲過去，要使每一塊石片在沉下去前，在水面上像頑皮輕佻的小魚樣跳躍幾次。石片一飛躍到對岸，就揚起了愉快的歡呼，孩子的響亮的聲音長久地在靜謐中迴響着。

沿着山崗，在太陽落下去的地方，是一片藍糊糊的葡萄園，隱約閃現出採葡萄人的華麗的頭巾。傍晚，在狹仄的村路上，木箱搖晃着，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聽起來，裏面似乎流動着濃稠的液汁，低低的在私語。姑娘們跟在運貨車後面走着，彷彿沉醉在甜膩膩的葡萄香味裏，輕輕地哼着歌，

互相摟着腰。小伙子悠然地騎着自行車——普通車和跑車——從農業勞動合作社出來，趕上了姑娘們，熱情而頑皮地跟她們開着玩笑。在他們後面的整個田野上長久地響着少女的歡笑聲，唱的歌子也換了另一種調子，唱得更迷戀動人，更溫柔幸福了。

平常的日子總是這樣。碰到假日，田野中闕無一人，祇是偶爾閃現出某個合作社社員的白襯衫。麥雀在灌木叢中喋喋不休地啁啾，金花鼠跟田鼠匆忙地竄來竄去，在鋪滿陽光的小徑上，蜥蜴悠然地移動着，牠們的身體因為嚙着夏天的食料，變得肥胖了。一羣透明得幾乎看不見的、無數的蠅虻，在秋天的明亮得發藍的暖和空氣中衝撞飛舞。蔚藍的天空中，飛過一羣一羣的候鳥。祇是人一個也看不見——經過一星期的緊張勞動後，人們都休息了。

可是，這一個星期日，在空曠的跟往常一樣沒有人影的田野後面，從不知道什麼地方的遠處，發出了人羣的喧嘩聲，一忽兒低沉下去，一忽兒又高揚起來。有時一片靜寂，田野萬籟無聲；驀地又爆發出高聲的歡呼，甚至把遠方樹林中的野兔也嚇跑了。

喧嘩的人聲有時融成一片模糊的轟響，有時可以聽出滯重的拍擊聲，哨子聲，哄笑聲。過後一下子又寂靜了。

突然間，從天邊揚起了一聲歡樂而得意的號叫：啊——唉——唉！哦——哈——哈——哈！這一聲號叫轟響得這樣出其不意，竟使在公路上行走的駕着四輪馬車的兩匹駿馬，倉惶地衝到了路邊。農民好容易把受驚的馬勒住，停好了馬車，

驚訝地向四周望了望。幹嗎這些人在光天化日的曠野上狂呼怪叫呢？其中一個乘客——頭髮斑白，剪得很整齊，穿着自織布料裁製的衣服的農民——馬上領悟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一個球，打進了一個球，主席！”他嚷道，凝視着河邊的一叢柳樹。“就是這麼一回事！今天我們不是跟克魯舍夫村比賽足球……這件事人們從早晨起就談開了。”

德拉蓋沃村蘇維埃主席阿塔納斯·杜波夫輕蔑地聳了聳肩膀。他軀幹高大，身體結實，穿一件防水布的短外衣，着一雙橡皮高統靴子。

“真是胡鬧！”他怒氣沖沖地嘮叨說，“他們祇要把鞋子穿破，然後跑到我這裏來領定鞋單……”

他的同伴笑起來，但是什麼也沒有說。

“叫他們的父親痛快快揍他們一頓，一下子把足球從他們的腦袋中趕出去，”阿塔納斯·杜波夫繼續嘟囔着。“功課不準備，事情不去幹，祇知道踢球……”

“可是你的戈爾喬也跟他們在一起呢，”另一個人帶幾分惡意說。“他是他們的領隊，足球場上首屈一指。”

“瞧我揪他的耳朵！”杜波夫嘮叨說。“看他敢不敢！”

遠處又傳來了響徹雲霄的、齊聲發出的歡呼：喝一呀！聽到了哨子聲。馬兒不安地搖搖頭，用勁地拉了拉馬車。農民帶着好奇心向遠處張望了一眼，靜默了半晌，然後說：

“足球的事兒我不跟你談什麼，主席，可是談到體育運動，你却是不正確的。看來，你沒有讀過黨組織關於體育運

動通過的決議。”

“通過倒是通過了，”杜波夫勉強同意說，“這件事我也聽够了。戈爾喬老是在我耳朵邊談起組織足球隊，什麼事都談到了……而且我自己也讀過……”

“讀雖然讀了，顯然你讀得粗枝大葉！”農民說話的口氣越來越堅決了。“那裏白紙上黑字，寫得清清楚楚——黨組織應當幫助……”

阿塔納斯·杜波夫斜睨了對方一眼，口氣顯得緩和些，喃喃地說：

“那裏談的是有關體育運動的事兒，至於足球却什麼也沒有說到啊……要鍛鍊體格——有的是學校操場，要翻筋斗，聽憑你翻多少……那裏有各式各樣的跳躍設備——聽憑你去跳呀蹦呀的……如果想要發狂一般地在場子裏賽跑的話，我也不反對……不過足球這該死的東西，你不要跟我談——雙腳挫傷，鞋子踢破！這撈什子不是體育運動！”

“不，這是體育運動！”同伴固執地說。

“告訴你，不是體育運動！”

“體育運動，這是體育運動！”農民懷着內心的歡樂堅決說。“你自己讀吧，足球這玩意兒決議裏也寫着呢。可是你，主席，非但不幫助，而且採取行動，翻耕球場，種上了白菜……”

杜波夫悻悻地凝視着跟他談話的人。

“噯，維爾喬老哥，如果你認為我在這件事情上闖了禍，那我真有些搞不清楚了，看來，祇有乾脆辭職不幹！”

同伴暗自冷笑了笑：主席喜歡用辭職來嚇唬人，一天裏差不多要這麼恐嚇十次！

“我個人對你不預備有什麼責難，可是在這件事情上，你的行動却違反了黨的決定……非但不幫助，而且採取行動，把球場翻耕過來。”

阿塔納斯·杜波夫懂得，維爾喬·克柳斯托夫故意在嘲弄他，雖然這樣，還是沉不住氣：

“真是糾纏不清，蠢東西！我翻耕球場的時候，黨什麼決定也還沒有公佈……決議是以後通過的……”

“不錯，是後來通過的！”維爾喬同意說。“可是我問自己：為什麼要公佈這個決議？就是因為像你這樣的人太多了！他們同樣的非但不幫助，反而把運動場翻耕過來！”

“那就是說，我翻耕了運動場，做了錯事？我請問你，是不是做了錯事？”

“幹嗎問我，你問黨組織去！”

“在黨組織前面我的心地是純潔的！”主席委屈地，同時又帶一些驕傲的口氣說。“你看見沒有，我們收割了多麼大的一堆白菜？你看見沒有，多少鈔票流進了我們的錢櫃？現在我問你，誰會吃到這些白菜？喂，說呀，誰？”

“當然囉，是人吃的，”維爾喬老哥冷笑了笑。

“對呀，人……工人階級，就是這些人！你知道嗎，製糖廠的食堂都在買我們的白菜……整個冬天，我們的工人老大哥吃這些白菜將吃得滿嘴滿腮呢。”

“好呀，這件事還要謝謝你，並且說……”

“你說話老是躲躲閃閃……你要明白，我們把白菜交給工廠，可以用來繳清國家的公糧，可以給我們加算完成計劃的百分比，縣裏也要把這些記在我們的帳上！生產增加了，得向老百姓報告一番。現在，讓人們因為我向老百姓，而不是向遊手好閒者作了報告，責罵我吧。”

主席這一次發表的論點，看來是這樣的富於說服力，使得維爾喬老哥祇是困惑地搔了搔後腦勺，一句話也不反駁。阿塔納斯·杜波夫帶着責備的神情瞅了他一眼，陰險地又加上一句：

“要是你知道的話，你本人也會舉手贊成種白菜的……”

“是呀，舉手……”

“這究竟爲什麼啊？”主席帶一點諷刺的口吻問道。

“爲什麼？”維爾喬的明亮的眼睛裏，狡猾地閃出光來。
“你不是剛才親口罵我蠢東西。我是蠢東西，那祇有跟別的比我年紀大一點的蠢東西學樣了！……”

阿塔納斯·杜波夫激怒了，他想說一些刻薄惡毒的話來作答覆，但沒有說出來。馬車轉了個彎，在轉彎的地方險些兒撞上了兩輛空卡車和一輛脫了漆的舊公共汽車班車；它們緊靠公路邊停着。阿塔納斯·杜波夫馬上認出了克魯舍夫村農業勞動合作社的一輛卡車，至於那輛公共汽車班車，連縣裏的每條狗都認得它的。主席從馬車中稍微抬起身，驚訝地向四周望了望。這些停在公路中間的空汽車幹什麼的？司機在哪裏？爲什麼停留在他管轄的地段內？他的大頭時而轉向這邊，時而又轉向那邊眺望着，可是什麼人

也沒有看到。

“真是怪事！”他低聲自言自語。

維爾喬老哥又坐到了馬車裏。

“嘿，我對你說！”突然間他領悟了。“克魯舍夫村的足球隊員乘卡車來跟我們的球員比賽呢。”

“胡說！”主席搖了搖頭。“他們何必要乘三輛車子——一輛也足够了！”

“可見得客人也來了！”

阿塔納斯·杜波夫輕蔑地從馬車的邊上向外吐了口唾沫。

“老百姓要光火了。”他萬分痛心地说。“儘浪費汽油，也不想想，整個國家是這樣的在束緊袴帶……”

克魯舍夫村人真的乘了卡車跟公共汽車班車來跟德拉蓋沃村人比賽足球。克魯舍夫村雖然有設備很好的足球場，但是根據縣體育運動委員會抽籤決定，比賽應當在德拉蓋沃村舉行，於是德拉蓋沃村人便很樂意地同意接待客人了。午飯後駛來了三輛汽車，停在柳樹叢附近離新闢的足球場不遠的地方。球員們已經穿上本隊的運動服裝——鵝黃色的短袴和藍色的背心——從車上跳下來，立刻偃臥在柳樹下和熙的陽光中。客人分散在草地上蹣跚，隨後在揚特拉河岸的小沙灘上奏起了留聲機的喑啞的曲子。然而這一次跳舞不知爲什麼沒有順利展開——所有人的思想都被即將舉行的比賽佔據了。

這些都是年輕人：星期六晚上特地回家準備比賽的運

動員，以及村裏的小伙子們。他們能戰勝德拉蓋沃村人嗎？那些人雖然踢得不比克魯舍夫村的球員好，可是彷彿成了傳統似的，每年總是把他們打敗。難道今年也將這樣嗎？克魯舍夫村人希望這次獲得勝利是有充分根據的。初春，德拉蓋沃村蘇維埃翻耕了球場，整個足球隊幾乎完全垮台，這件事克魯舍夫村人知道得很清楚。正當新球場準備好，開始練習的時候；夏天已經臨近，夏天有這麼多的活兒幹，沒有人會想到足球這玩意兒的。毫無疑問，此刻德拉蓋沃村人的隊伍還沒有形成，但克魯舍夫村人依舊感到忐忑不安。這是不能不提心吊胆的，因為足球比賽這玩意兒多半依靠觀眾的支持，而他們却要在陌生的場地上比賽。克魯舍夫村的球員請准了兩輛卡車和一輛公共汽車，載運支援的客人。觀眾裏面一旦有了陣容堅強的啦啦隊核心分子，就不會讓自己的球員受到委屈，比賽進行起來也更輕鬆了。

公共汽車班車的破舊車廂發出劇烈的吱吱咯咯聲，從散熱器裏噴出雲霧一樣的蒸氣，在卡車到達後過了半小時方才駛到。車上走下來幾個最有身分的客人：克魯舍夫村農業勞動合作社主席尼柯季夫·葛切夫，他的兄弟契霍密爾·葛切夫（他管理閱覽室，並在城裏的報紙上撰寫文章），民警隊長特里峯諾夫，以及另外幾個上了年紀的人，這幾個人一方面來換換新鮮空氣，另一方面確實要為孩子們打打氣。像這樣顯貴的賓客，不消說，躺在柳樹叢下的河岸上會感到不方便，於是他們便一本正經地魚貫着在田埂上走向

運動場去，竭力不碰到剛犁過的田地。

德拉蓋沃村人新闢的運動場外表十分平凡。地面凹凸不平，而且向着河岸傾斜。球用力踢一脚會飛越柳樹，掉到水裏，這時必須去拾取，球賽因此便耽擱起來。克魯舍夫村農業勞動合作社主席繞着狹小的場地走了一圈，用微帶輕蔑的目光向它掃視了一眼，咕噥說：

“老百姓生活很貧困！瞧一瞧這樣的場地——立刻可以看出，他們口袋裏並不怎麼有錢！”

周圍的人哄然發出一片笑聲。德拉蓋沃村一向被認為是縣裏最富裕的村子，雖然全村的田地並不這麼多。打從土耳其統治時代起，德拉蓋沃村人就先到俄羅斯和比薩拉比耶，然後到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德國等地去種植蔬菜。他們在國外經營得很得法，回家的時候都有了錢，於是造房子，乘車到避暑地去，像城裏人那樣穿戴得很考究。在這樣的一個村子裏，所有的自行車比全區還要多。尼柯季夫·葛切夫開的玩笑正中克魯舍夫村人的意，它完全打中了目標！

“他們以前有過運動場，可是把它開墾了！”有人插嘴說。“種上了白菜！”

“早聽說了！”尼柯季夫·葛切夫點了點頭。“阿塔納斯·杜波夫老哥決心為每個五戈比銅幣拚命呢！據說，他吩咐在公園中種辣椒來代替玫瑰花。香味既好，收入的錢也不錯……”

所有的人又笑起來。

“患了富農病，”有人嚴肅地說。“是不容易醫好的。”

將近三點鐘，德拉蓋沃村人也開始向運動場集合。他們成羣結隊地來，有的步行，有的踏了自己的自行車，散散落落地坐在田埂附近，彈着六弦琴或者嗑着葵花子，這些葵花子是盛在手織的阿里^①小袋中帶來的。克魯舍夫村的小伙子站在一旁跟本村的少女開着玩笑，可是眼睛却偷偷地望着德拉蓋沃村的姑娘們。人們談到這些姑娘時，總是這樣說：“穿衣服，要穿質料好一點的，而且是城市裏的式樣，戈爾諾—奧略霍夫^②的式樣！”這些話是確確實實的。父親給女兒從匈牙利和捷克帶來了漂亮、高貴的衣料，雪白的斗篷，華麗的捷克皮鞋，因此德拉蓋沃村的女人就瞧不起從別村來的姑娘。

四點鐘不到，德拉蓋沃村的體育協會的領導人跟球員們也出場了。跟他們一塊兒來的，還有一個特地從戈爾諾—奧略霍夫派來的裁判員。這是一個身材矮短、背有些駝的青年，眼睛異常靈活，穿着一件敞開的短外衣。不管他怎樣的推却，慇懃好客、可是又不很慷慨大方的德拉蓋沃村人還是招待他喝了一杯拉基酒^③，酒力使他的眼睛微微發光，而原來的尖嗓音變得更細了。裁判員陰鬱地望了望運動場，踢了踢支柱，用像鳥兒躍走一樣的小步量了量支柱間的距

① 阿里是回教中稱呼賢者的名稱。——譯者註

② 戈爾諾—奧略霍夫，保加利亞城市名。——譯者註

③ 拉基酒，一種保加利亞燒酒名。——譯者註

離，隨即嚴肅地命令道：

“必須把罰球區域劃出來！”

“它不是已經劃出來了，裁判員同志！”體育協會的秘書安蓋勒·卡爾舍耶夫怯生生地插嘴說。“我們已經用石灰劃了綫……”

裁判員用嚴肅的眼光望了望他的善良的、緋紅的臉孔，斬釘截鐵地說：

“我沒有看見什麼罰球區域！”

體育協會的主席——獸醫蓋諾·拉傑夫也插進到爭論中來。他狂熱地嗜好運動和釣魚，在比賽的前夜睡不着覺，老是被各種各樣的念頭和計劃激動着。可是他的參加爭論也無濟於事。裁判員堅持自己的見解，揚言他不會吹比賽開始的哨子，甚至煞有介事地把繫紅綫的漂亮的鍍鎳哨子從脖頸上解了下來。事情祇有這樣作：派兩個小伙子到村裏去取石灰，重新在罰球區域上劃了綫——比賽方才開始。

果然不出所料，克魯舍夫隊的球員一上來就掌握了主動。經過抽籤決定，他們得到了地勢較高的一面，傾斜的地形容易加速奔跑，此外，他們顯然經過良好的訓練。德拉蓋沃隊的守門員扎依科生着一雙明亮的眼睛，一頭像麥子樣金黃色的鬚髮。他用姿勢美妙的急衝接住了兩只危險的角球，但是第三次球剛觸到他的手上，便飛進球門去了。克魯舍夫村的啦啦隊爆發了一片響徹雲霄的鼓掌聲，而德拉蓋沃村人却怒氣冲冲地一聲不響。記錄打開了：一比零，克魯舍夫隊佔了上風。

打進一球以後，德拉蓋沃隊球門前的壓力愈來愈強烈了。差不多所有的球員都麤集在罰球區域裏，射門的次數連續不斷，但是有的被球員的密集行列擋住，有的越門而過，成了野球。而在情勢最危急的場合，德拉蓋沃隊的中衛梅朔總顯露出他球藝的高超。梅朔在農村消費合作社中擔任出納員職務，他身材低矮而粗胖，大腹便便——因此人們給他取了個“橡樹”的綽號。儘管他的樣子遠不像一個運動員，却能把球掌握得十分靈活，摸熟它的反覆無常的變化。他的生成的短腿使他不能迅速奔跑，因此他老是在自己的球門附近打轉，看起來彷彿一動也不動，可是球却像奇蹟似的總是逕直向他飛來。不，不是球向他飛來——梅朔對這點知道得很清楚。他把球理會作一種有生命的東西，摸索出它的運動方向，不斷地注視着它，然後一下子把它截住。克魯舍夫隊球員的進攻，碰到他的短胖、強壯的身體，好像被粉碎了，球自動地衝到了他的腳下。常常發生這樣的情況：一瞬間球消失得無影無踪，球員都停下來，困惑地向四周張望——什麼地方也沒有看見！可是突然間它又從梅朔的腳下跳出來，他用力一脚便把它踢到了對方的一面。

有一次，這樣的一腳球落在德拉蓋沃隊戈爾喬·杜波夫的腳邊。克魯舍夫隊的後衛都衝到前面去了，戈爾喬發現祇有他一個人，擔心會失掉偶然的來球。驀地球真的落到了他的腳邊。戈爾喬截住了球，用盡全身力量向對方的球門猛衝過去。要趕上戈爾喬似乎已經來不及了，但克魯舍夫隊的球員依舊緊緊地釘住他。驚惶失措的守門員孤立

無援地攤開了雙手。

“越位！”克魯舍夫村的啦啦隊竭盡全力吼叫起來。“喂，裁判員，越位！”

然而裁判員不知爲什麼沒有吹哨子。戈爾喬離開對方的球門已十分接近，他到了罰球區域，突然滑失了球。守門員剎那間迎着撲上來，可是戈爾喬拚命一衝趕上了球。觀眾屏息靜待着，克魯舍夫村人甚至停止喊叫“越位”了。

守門員最後一次向朝着他滾過來的球跳過去，可是這時戈爾喬用脚尖輕輕把球撥了一下。球打着旋慢慢地向門滾去，守門員向它撲過去，但是已經遲了。

“打一中一了！”欣喜若狂的德拉蓋沃村人發出了雄壯的喝采聲。

觀眾們紛紛向球場湧去。孩子們攔住了戈爾喬的脖頸，球員中有人狂吻他。尼柯季夫·葛切夫和特里峯諾夫隊長排開人羣向裁判員走去，面色氣得煞白，對着他高叫：

“根本沒有打中！他已經越位！”

“真無恥！”特里峯諾夫隊長嚷道。“我們不承認！無恥！”

矮小、駝背的裁判員嚴厲地對怒氣沖天的克魯舍夫村人瞅了一眼，用顯然是從索非亞裁判員那裏模倣來的、具有演劇風味的姿勢，對他們指了指邊綫。

“請離開場地，”他嚴肅地說。

“立刻把打中的一球取消！”隊長猝然嚷道。“我對您說的話，聽見了沒有？”